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八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璟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八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羊作霣鷁穀梁作鶂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鷁水鳥過迅風而退飛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對曰今兹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

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先以耳聞故先言隕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是月隕石之月若不言是月嫌與戊申同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子曰石無知之物

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鶂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畧而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茍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細微故民所聚曰都王道可舉

隕石者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而成石也退飛者有氣逆驅力不能前而反卻也此宋異而書於魯史則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春秋存而不

削以明天人感應之理垂戒於後世也宋襄多行不義見石隕鷁退之異不自省德而欲以力爭成霸業後五年見執于盂六年有泓之敗聖人不言災異之應而事應具存不可不察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　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友名也季字也公子公孫為大夫其卒也以名承世繫宜書公子友卒而加季者生而賜氏使世為卿季友仲遂是也季友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功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二君欲以異賞報之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志壞法亂紀之端貽彊家專政之禍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經所書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備卒葬者二紀伯

姬宋伯姬是也杞叔姬以出不書葬郯伯姬出齊子叔姬遭變而大歸並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卒葬皆不書鄫季姬非出也卒而不葬與杞叔姬同其義無考但以紀叔姬不宜書卒葬而以賢得書例之則宜書而不書者必有故也

附録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附録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狐廚杜注晉邑臨汾

（縣西北有狐谷亭今屬山西襄陵縣受鐸杜注晉邑昆都杜注晉邑今山西平陽府南有昆都聚）因晉敗也（即戰韓之敗）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盟甯母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杜注臨淮郡左右按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江南泗州）

左傳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淮夷病鄫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

駐故作妖言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却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蓋自管仲既没其内治且不能自持而况於武畧乎自齊桓倡霸邢未嘗一與會盟而此會忽與馬蓋舊服屬於衛不堪徵求而特自請從於會也十八年遂與狄人伐衛殆猶介人侵蕭而先来朝於魯也與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杜注楚與國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境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婁林役在十五年

牡丘之會齊桓不能救徐以致婁林之敗復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避彊敵而凌弱小豈惟不足以服諸侯將益為楚所玩矣

附錄左傳夏晉大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

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夏滅項項杜注項國汝陰項縣今河南項城縣東北故項城是也

左傳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内諱執皆言止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絕其始則不善善也樂終樂賢者終其行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先儒謂考之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之類是也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僖公在會滅項乃季孫所為故不諱其惡與取鄟取邿取鄫為君諱惡實滅而書取異義舊説相承未敢更易但季友卒後魯卿見經者惟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季友生而賜氏使世為卿而友子無佚不見於經不書其卒故傳記謂其早亡行父至文六年始使於齊則是時滅

項之季孫果何人耶公穀皆謂齊滅以襄十年春會于柤夏滅偪陽觀之與此年春伐英氏夏滅項書法正同若謂彼稱遂滅則彼繼會而滅文不相蒙此以滅承伐可不稱遂公穀之義未始不可通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杜注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泗水縣東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卞乃桓公歸齊所經之地夫人齊女也故要於路

而會之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况僖公
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聲姜在魯夫人
中稱賢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盖習於聞
見之非而昧於禮義之正也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
也

先儒皆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請

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侯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来會况齊侯夙重魯宋魯君方以霸事在會理宜詰問魯臣擅興滅國之故無縁遽執魯君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於會以防淮夷之變援伐英之師齊侯道經魯境故夫人親往問疾而公九月始至自會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共姬即長衛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十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

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虛國謂齊無人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既于入齊見其不正故卒不重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左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

穀梁傳 非伐喪也

附録左傳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傳 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杜注齊地在今山東歷城縣界

左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無虧已死故遂曰四公子

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戰之書及本以别異客主直與不直自視乎其事

然兵凶戰危志乎戰則皆有可貶之道矣春秋書

伐而戰者三其二皆以受伐者為主蓋敵國來伐

主人固守而不出則師無由合也惟此變文以客

及主而下書師救齊狄救齊則罪宋明矣無虧之

殺昭之納皆不書何也魯救無虧不克而忌宋之

功故舊史不書孔子雖知其事不得而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八月無丁亥日誤

左傳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諸侯五月而葬桓公之卒至此十一月然後葬亂故也自管仲歿豎刁易牙競進桓公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幾亡其國雖威令加乎四海亦何益哉以是知霸徳之淺與功利之不足尚而春秋明道正誼之旨不可一日不講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訾婁杜注衛邑今直隷滑縣西南有訾婁城與長垣縣接界）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拒衛見邢所以終為衛滅）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累積）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言齊桓不能行王道功甚淺近而既役狄人猶懷之則其德為遠）

邢為周公之裔衛為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復存至帥甲士三千而戍衛者非公子無虧乎乃桓

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奉公子昭以伐齊喪其致伐固宜故人狄以見罪衛之深也然衛雖可伐而邢與衛親不當連狄以伐之其後衛卒滅邢未必不基於此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

附錄左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

傳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 宣公即嬰齊

宋稱人非霸討也凡執得其罪而不歸於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經所書見執之君皆不名而滕子名遂失國也舊說以稱名為罪滕子非也嬰齊之罪於傳無徵即先儒所云不過失事霸國之禮耳見執之

君罪浮於此者衆矣而惟嬰齊是責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宋公公羊作宋人鄫穀梁作繒會盟于邾公羊無盟字）

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水東入泗此水次有妖神諸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以懼諸夷使來歸已也）司馬子魚曰（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三月執滕子六月執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齊桓倡霸深結魯宋布德邢衛撫循曹邾陳蔡鄭

許抬來徐及江黄依於仁義禮信數十年而後有成宋襄思繼齊桓之迹而以無道行之首伐齊喪次執滕子嬰齊將以威懾諸侯而曹南之盟從者僅曹邾二國又縱邾人虐用鄫子宜乎曹人不服既盟而旋背之也乃不自省德而興圍曹之師霸者以力假仁宋襄力既不足又多行不仁卒之兵敗身傷為天下笑不亦宜乎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直書而罪自見左氏所傳甯莊子之所云誣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此楚與夏盟之始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脩桓公之好也地于齊齊亦與盟也

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必魯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不言公而外稱人以楚人之得與列國會盟自此始故諱之也齊桓聲罪以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特受盟耳自是以後終桓之世楚人未嘗一與諸侯之會蓋桓公管仲不欲引而近之也及諸侯苦宋襄之暴詐遂啓楚人窺伺之心故假不忘桓德以豨與中國之會盟

而齊孝公墮其術中而不知魯以周公之裔亦俛首以從之楚因是得行其志於中國盟于鹿上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儼然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楚氛於是乎漸惡矣則皆盟齊為之厲階也先陳陳為倡也後鄭桓公没後首朝於楚故為楚屈也陳蔡亦服屬於楚而先楚必君親與會而楚鄭則大夫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魚爛從內發也）

穀梁傳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以伐滅為文猶不足形容其淫湎惟云自亡然後其惡明）梁亡鄭

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因舊史之文故無加損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書梁亡而不書其取之者即國君出奔不書其逐之者之義也民罷而潰則其國已亡而後秦取之非因秦取而後亡也成湯之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凡有國家者不能自彊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矣況如梁伯之好土功盡民力湎于酒

淫于色心昏而出政惡者乎故變文以著其自亡為萬世戒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戸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闔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壊時而治之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開閉至急之事亦將待土功之月故别起從時之例以明二義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南門則須待耳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南門者法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剏始也新延廄不言作而此言作則改舊可知矣其曰南門南非一門也記稱魯之庫門制如天子之皐門雉門制如天子之應門則僭侈踰度可知矣春秋凡用民力雖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乎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史克作頌而

經不書蓋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雖重民力不可使廢且泮宮為諸侯之學則閟宮或亦魯之舊也又經所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無不新之理而經不書惟此及雉門兩觀書新作則修舊不書而書者皆非禮可知矣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

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夾漈鄭氏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

今單州成武郜子來朝南郜也今單州有二郜城

王氏曰郜分為南北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

道荆楚日彊郜以宋為難恃而魯為宗國故來朝

以求依附與

五月乙巳西宫災

公羊傳　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宫有西

宫則有東宫矣魯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諸侯之有三

宫也西宫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 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 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穀梁傳以爲閔公之廟禮宗廟居左不得稱西宮蓋僖公所居之小寢公羊傳曰有西宮則有東宮是也若實閔宮何妨言新宮乎爲其已久何妨言閔宮乎

鄭人入滑

左傳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 公子士洩鄭文公子堵寇鄭大夫

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桓歿未幾鄭首從楚繼入滑無忌憚甚矣此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 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

書狄例以國稱而與齊同稱人者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詩名南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是亦量力相時而動之義

穀梁傳隨國也

春秋之初隨常與楚為鬭國楚鬭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我張吾三軍而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隨張必棄小國方是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抗楚自隨服而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矣然自莊以前楚人侵伐江漢間小國無一見於經盖未有告命也至是託言同盟告慶於魯以為恐動諸侯之

計觀此益見于齊之盟諱不書公蓋深罪齊孝之失圖病魯僖之無志也

附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已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八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九

僖公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前伐衛盟邢以其有救患之善故稱人今兹侵衛師出無名故從其本稱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缺借

左傳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宋襄曹南之盟從者曹邾而曹復貳齊之盟則陳蔡魯鄭皆服於楚故心竊慕焉而求諸侯於楚夫欲逞志於列國者楚也不能攘楚以安列國反盟楚以求諸侯義乖而計失莫此為甚矣盟于宋地必宋公親之而書人者齊楚皆大夫故赴告之辭

不言宋公親與之盟而魯史從之也

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旱時正也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故以書時為正

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則書雩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大者久且甚之辭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杜注宋地今河南睢州有盂亭

左傳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傳　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

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 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書楚子宋率諸侯為會而楚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為文所以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使宜申來獻捷稱楚人此則書爵何也執宋公不可稱執宋人爵宋公而人諸國則疑若君與大夫會故皆稱爵而楚之詐宋之愚皆不待貶而自著矣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杜注任城縣也今山東濟寧州須句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今山東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顓臾杜注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今山東費縣西北有顓臾城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母家）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邾曰蠻夷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

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公伐邾傳

邾滅須句經雖無文以明年取須句徵之則此年伐邾必感於成風所云也然大旱經時不知貶食損用而重興戎以困民非其道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據稱使知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為楚子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

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絶強楚之望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

公釋乎執走之衛宋公愧前語故走之衛不書著執解而往非出奔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宋襄守信見欺故為之諱此圍辭也據上言守國知圍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目夷遺難設權有存國免主之功故為之諱

穀梁傳

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君使大夫何以稱人貶之也楚逞詐力欺諸侯執宋公而伐其國以魯不與會特假宋捷以威之僖

公不能以禮拒而受其使命故不言宋捷為魯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漢置薄縣屬山陽郡後漢改屬梁國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傳為二十二年戰泓傳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羊傳

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凡盟不書所為盟于薄特言釋宋公者宋公方主會而楚執而伐之魯既不能明正其罪反懾於獻捷之威就楚求盟以請釋是操縱之權皆自楚出此天下大變故特書所為以謹之楚主盟而書公會諸侯不與楚主盟也諸侯請釋於楚而不言楚釋不與楚專釋也凡國君見執而返皆書歸此言

釋不言歸者歸則自己主之釋則自人主之若曰諸侯不俛焉受盟於楚則宋公不得釋所以甚楚而病宋公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羊作朐後同

左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須句為成風母家邾取而我伐之反其地置其君左氏所傳必信而有徵但以經書取斷之則罪其不請王命專為母家報讎雖存須句之祀而取為

內臣實貪其土也使果有存亡繼絶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　夏宋公伐鄭怒其朝楚故伐之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鄭之朝楚信有罪矣然宋公本欲求好於楚以屬諸侯及力不能抗甘就執辱何以責鄭之附楚哉不知自反而遽興師以伐鄭穀梁氏所謂過而不

改而又甚之者也然宋公見執而三國旋就宋棄楚陳亦與楚離心盖深懼楚人暴詐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使襄公當此能恤民厲士以厚國勢布德修禮以綏諸侯則諸侯可以復合霸事可以復興乃不度德不量力而急於争鄭敵楚以致師敗身傷使楚氛益熾見小欲速無德而寡謀其禍敗乃自取耳

附録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因犬戎之變遷都洛邑辛有適伊川辛有

周大夫伊川杜注周地伊水也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衣冠之禮先亡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至是二國誘而徙之伊川辛有之言果驗晉大子圉為質于秦在十七年將逃歸謂嬴氏曰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

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言王者先協和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終仲孫湫之言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杜注魯地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詩周頌顯明也思語辭言天之降鑒甚明其命靡常不易保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邾之出師以須句故也不書敗諱恥也內以諱為

貶不書公其貶可知觀此則魯取須句之非存亡繼絶也益信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杜泓注水名在今河南柘城縣北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大司馬以別子魚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曰彼衆我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以商之後故稱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耻以詐取勝也）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乃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耇（胡耇元老之稱）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關）三軍以利用也（本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所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

（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據桓十七年奚之戰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

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旣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傳 日事遇朔曰朔此日之事遇朔則書朔 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

師敗乎人則驕其敵此論春秋書法謂如以尊敗乎卑則以卑者為主為若驕肆敢于犯尊者然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即盂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又復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

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子反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當為子魚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倖也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待其出險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

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勢行也道貴

隨時制宜順其所行之勢而變通之不在守匹夫之小信

此戰三傳皆稱楚人先儒或謂楚子在師貶而稱人蓋據左氏鄭夫人勞楚子于柯澤而言不知楚之軍法每使大夫前進而君次於後以為之援其在柯澤不足為臨敵之徵但楚師救鄭而不書則惡楚可知矣書宋及外楚而內宋也公羊氏以不鼓不成列為臨大事不忘大禮誤矣宋襄多行不

義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徇末遺本其道大悖何所取哉

附録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芈氏楚女姜氏齊女楚子還過鄭故文公夫人出而勞之柯澤杜注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名縉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用上公之禮）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籩豆所薦之物又加六品）饗畢夜出文

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在今山東金鄉縣東北

左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合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故舊傷也重故者

于舊傷之處而加其傷宋襄新為楚敗齊不能助反因其困而伐之其痛與加舊傷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其敗而報是以惡報惡也

楚與五國盟于齊乘閒以攜諸侯於宋耳宋之不與義未愆也齊侯不悟而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義甚矣其以爵書蓋惡其昧敵愾之義忘定己之德故目其人以罪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茲公羊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盈滿也襄公前以背殯出會不書其父葬以為之諱至襄公身亦不書葬所以滿其諱之之義也

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宋襄德政不修諸侯皆貳復不量力以與楚戰兵

敗身傷費志而殁其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不書葬者時僖公已有志附楚故不使人往會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成得臣子玉也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杜注陳邑譙縣也今江南亳州夷杜注陳邑譙郡城父縣今故城在亳州東南頓杜注頓國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也言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

楚伐陳以為貳于宋也考之經傳宋襄曹南之盟伐鄭之後陳皆不與而盟齊會盂陳實從楚未見其貳也特以伐宋之後鄭朝而陳不朝即誣以貳而伐取其二邑城頓以逼之蓋將有事於北方慮陳為梗故先懾以威使之困折而屬服耳

附録左傳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

秦偃子犯也弗名冬懷公執狐突未期而執突以不名子故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于所臣之策委贄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質贄也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

無復于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例已見隱七年此又舉凡者為國史承告而書例也

杞二王後初書杞侯繼而稱伯稱子蓋時王所黜後復稱伯亦時王復之春秋從史文耳不名者史

逸之

附錄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猶恃也享受也人以祿生故曰生祿于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趙衰趙夙弟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獨舉此五人以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杜注赤狄之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適齊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五鹿杜注衛地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今直隷五鹿城二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土塊也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齊桓既卒知孝公不足恃

故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即齊女妻重耳者姜氏殺之恐孳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駢脅合幹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裸赤體薄迫也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曹大夫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

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于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外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晉鄭同儕也（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屬著也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周旋相追逐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晉侯惠公也外

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匹敵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有文辭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喻重耳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故名重耳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

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重耳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日講春秋觧義卷十九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

僖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于天下羈馬絡首絏馬繮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

重耳舅也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投其璧于河賈信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令狐今山西猗氏縣西有令狐城桑泉注在河東解縣西今山西臨晋縣東有桑泉城臼衰杜注解縣東南有臼城在今山西解州西北二月甲午晋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廬柳今山西猗氏縣西北有廬柳城秦伯使公子縶如晋師師退軍于郇晋師從秦命納文公故退師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在今山西臨晋縣東北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

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逼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于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

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念舊怨則已將自去耳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韓詩外傳云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

糧餧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則頭低故心反覆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文公棄小怨所以能安衆

狄人歸季隗于晋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

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来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御之嫡妻為内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推文公從亡微臣之語助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懐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欲令推達言于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緜上杜注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今山西沁源縣北有緜上闕緜上城）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致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杜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隋置管城縣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治廢管城是也毛杜注采邑今河南宜陽縣界雍杜注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今河南修武縣西有雍城畢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今陝西咸陽縣北有畢原酆杜注酆國在始平鄠縣東今鄠縣屬西安府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今河南寶豐魯山二縣界有應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杜注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尉氏縣西有蔣城茅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今山東金鄉縣西北有昌邑城其西有茅鄉古茅國也胙杜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今河南胙城縣是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類善糾聚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杜注穆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在今陝西鳳翔府境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豈不也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

號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于諸姬為近鄭居河洛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周公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

名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名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殺人而取財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王子帶食邑于甘杜注河南縣西南有甘水今河南洛陽縣即河南縣也縣西南有甘城甘水在焉惠后將立

之末及而卒昭公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誅太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杜注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頽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氾（氾杜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太叔以隗氏居于温

鄭在畿内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以狄伐鄭蓋為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則是年冬王出居于鄭伐焉而又依之非情也左氏所傳未可盡信

附録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德不稱其服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言其自取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大禹謨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

公羊傳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傳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諸侯不敢有之以為國

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雖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出而曰居者天子以天下為家王出在鄭則鄭伯莫敢私其地故曰居

晉侯夷吾卒

據左氏晉惠公卒以二十三年九月先儒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魯史即告時書之傳所據他國之史故經傳年月各異義亦可通

附錄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二禮禮至兄弟

掖以赴外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于器

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絶先祖支體故謂之伐本

邢衛近族又皆齊桓所存之亡國也衛侯忘舊德以伐齊喪反怒邢救齊至使其臣設詐行險以戕

滅之絶先祖之裔無人理矣故生而名之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蕩氏宋世大夫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伯姬魯君之女而配蕩氏其嫁不見於經國君不與大夫敵故不書於策也今來逆婦而經書之見僖公失禮自主大夫之婚上下之分亂矣婦人不專行姑自逆婦非禮也蓋交譏之

宋殺其大夫

公羊傳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禮不臣妻之父母

穀梁傳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不紀名氏公羊氏以為内娶非也君娶一卿之女何得一國之内悉無大夫且既稱大夫則非無大夫明甚穀梁氏又以為諱祖之名然春秋國史禮無私諱其説亦非也盖因魯史記舊文而不能益爾

附録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

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太叔在温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鄀杜注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今河南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鄀國也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皆楚大夫商密杜注鄀別邑在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于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杜注楚邑一名白羽今河南內鄉縣即其地也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

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　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　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　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　納者内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

頓子廹於陳而奔楚人圍陳以納之故不言遂明

其本一事也諸侯不能保恤小寡反使荆楚假義以操廢置之權此傳所以閔無霸與凡國君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

葬衛文公

附録左傳冬晉侯圍原原亦如陽樊不服故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

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杜注魯地孔氏頴達曰八年盟于洮杜注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曰修文公之好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衛欲平莒於魯故為會于洮稱衛子喪未踰年也

莒子不至蓋疑魯未肯平故先以大夫聽命小國

之大夫不名而莒慶名以事接於我舊史稱名孔子仍而不革也

附錄左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羊作遬後同甯速衛大夫莊子也向杜注莒地彙守記曰莒州南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

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洮之盟莒魯平矣以莒子不親至復為是會以成之二國既通故衛侯不會使大夫即事以買信而已凡書盟者惡之此無貶辭者踰月再盟比書之而義自見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公羊穀梁皆作酅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巂下今山東東阿縣西南有巂下聚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盟

公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侈大也大公卻強齊之兵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

凡追師在境內則譏其不豫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也弗者遷辭也

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私憤之兵均為不義然先儒謂書人為罪齊非也自隱以來凡以兵加我君大夫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襄七年齊高厚始至邾莒小國則終春秋恒書人凡此皆舊史之文孔子所不能易者也又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亦非也城濮栢舉皆戰書楚人敗書楚師則其義不可通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衛救魯故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展喜魯大夫使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展禽食邑柳下謚曰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

以書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平莒魯為洮向之盟齊何與焉乃連興侵伐之

師非義甚矣二盟乃衛人平莒於魯故爲魯報齊然亦無名之師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公子遂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公羊傳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正預期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書乞卑辭也荆楚僭王陵暴列國僖公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乃自屈於楚乞師以報齊是猶揖盜以困鄰也害義孰大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杜注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歸州志云州西南有夔子城地名夔沱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

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鬭宜申司馬子西

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春秋凡滅國以其君歸者無不名夔子何以不名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夔祖熊摯其不祀祝融鬻熊禮也以是見滅實非其罪故特寬假之不日赴告

闕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為魯伐齊而中道更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

道用之惡其輕民命不仁之甚也

前年宋公忘讎即楚今復從晉能徙義矣楚遂伐其國而圍其邑備書之以著其横兼罪魯之名冦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未可謂得意于取穀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戍以逼之不待貶而罪見矣而僖公方自以為得告至而策勲焉豈非失其本心與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杞稱子時王所黜也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傳謂公卑杞似謂舊史稱子果舊史變易王爵孔子豈仍其非而不革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喪紀喪事之總名）

禮也

齊桓既歿諸侯猶思其德孝公不能繼志述事乃盟楚狄伐宋及魯衞為謀不遠霸業遽隳惜哉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非禮也魯有齊怨而會其君之葬豈非去古未遠猶秉周禮之驗與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以來朝不共故

杞魯甥舅之國伯姬在焉方來朝而帥師入之憑
弱犯寡不義甚矣魯自季友卒公子遂用事乞楚
師以仇齊今又入杞背舊棄親結憾四鄰僖公之
末造無一可觀者憸人之害政於此可見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
治兵于蔿子玉為令尹故蔿亦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以矢穿其耳　國老皆賀子文（賀子玉堪其事）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茍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先軫原軫也）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

于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增一軍謀

元帥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

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

賦猶取也庸功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明君其試之

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

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欒枝貞子

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荀林父中行桓子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于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于見用之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詐以求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

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城濮之戰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公羊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穀梁傳

傳稱楚子及諸侯圍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

就楚子而受盟也然則楚子在師明矣其書楚人

以明年晉與楚屈故舊史以公之就見楚子為諱

而書人也先儒謂書人為貶書爵為褒觀楚穆楚

靈之侵伐皆書爵則其義不通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魯方親楚故往會盟楚子主盟而曰會諸侯諱公

從楚亦不與楚以主盟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一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南河杜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有棘津之名即此也棘津在今河南汲縣南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

以下軍佐趙將中軍故曰上德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杜注衛地今直隸開州東南斂盂聚是也齊侯以穀戍之迫故從晉求援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説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杜注衛地今屬河南歸德府

公羊傳 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言欲侵曹而因衛之不肯假塗遂伐衛則尚未侵曹而推其意故兩書之也

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以修曹衛之宿怨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齊桓因蔡潰而伐楚故言遂此則侵曹既反而後伐衛故再言晉侯皆各據事之實而書之非襃貶所繫也晉文之興其勢與齊桓異齊桓之時楚雖閒犯上國猶無遠圖故合諸侯正問罪之名以求其服而已晉文之時則陳蔡鄭許久服於楚且與之聯兵以圍宋又戍穀以逼齊非大挫其鋒楚禍不息而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非侵曹伐衛

多方以激之無由致楚而與之戰先儒乃專罪晉侯之報怨且謂宜先伐陳蔡鄭許曹衛自服皆昧於情實之論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公子買字）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之詞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之赴後至）

公羊傳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以不可使之事使其臣故為公諱言使若臣不遵君命者然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魯大夫

內殺大夫曰刺刺未有書其故者而曰不卒戍刺之所以見其辭之不直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公既附楚遣買戍衛

又懼晉而殺之詭辭以謝楚政刑如此其能國乎

楚人救衛

春秋凡書救者皆善此書救非善楚也見晉伐所必救能致楚人分圍宋之師以出而戰克取威正其謀之譎也故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

人兇懼兇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欲加禮晉師以免發冢之禍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殯壁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

蓋三次勉勵為之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時楚猶未解宋圍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欲以激怒楚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與使聽其獄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其忌怨深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詞故不以侯畀公

曹雖即楚文之昭也晉侯苟修其訓典善其辭令以鎮撫之曹伯羸者畏威懷德自當翻然改圖乃

遽興師而入其國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然使執之以歸京師俾天子治其即楚之罪猶不失為霸討今特欲致楚與戰乃以曹伯畀宋人而激其怒何其譎也雖一戰而勝為諸夏盟主其功雖多其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内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書允當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蒍賈譏子玉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一取謂釋宋取二謂復曹衛）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

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踐晉侯辟君三舍之言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盈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慭秦穆公子　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内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而忘大耻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子上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

鞅靽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杜注故國名今河南陳留縣有莘城山東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西鬬宜申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以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起以為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微者謂楚稱人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書晉及以主是戰者實晉侯也蓋子玉雖從晉師而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則固無必戰之心也自先軫獻計許曹衛以攜之拘宛春以怒之必欲致楚與戰則宜書晉及明矣夫齊桓既歿楚勢益張滅黄而霸主不能卹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爭令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非一戰而勝之無以奪蠻荆之氣定中夏之心非若齊桓師次召陵楚即受盟猶可以禮服也所遇不同故為謀亦異其有功於天下則一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左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弁以鹿子皮爲之纓結于頷下而垂者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杜注宋藪澤今河南歸德府有孟諸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黄以諫榮黄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孫伯即大心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杜注楚地當在楚方城之外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于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敗績固得臣之罪然楚子既知晉侯非子玉所可敵則當申無從晉師之命而禁止之乃怒而少與

之師及其敗而致之死則棄將棄師之罪其誰任之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也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地名衛侯之奔不名蓋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猶其國也或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書名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無別矣義亦可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土杜注鄭地今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晉師癸酉自城濮還二十二日為甲午衡雍杜注鄭地滎陽卷縣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

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王大夫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乗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乗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色玈黑色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衛來至去凡三見王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别于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隊隕也及其元孫無有老幼甚言變盟之禍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若諸侯自共盟然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存王朝之體

也然下書魯君之朝則亦不沒其實矣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經不書王人虎雖涖盟而不與歃也齊非霸主而序宋公之上主盟者以勢之彊弱相上下也子者君未踰年之稱晉文愬衛成奔楚立叔武以受盟故稱子以著晉文廢置諸侯之罪而叔武不敢自安之義亦可見矣

陳侯如會

公羊傳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陳侯本附於楚今以晉勝為踐土之盟天王在焉懼而歸命願與斯會春秋喜其悔罪知反故曰如會如者緩而不迫不及盟亦不求盟也與書乞盟者異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諸侯宜往朝天子無致天子之禮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

王所者王在踐土非京師也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必於廟禮也若王時巡則朝於方嶽其時有定其地有常令天王下勞晉侯而公朝焉則非其時與地矣故曰言所非其所也然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故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

所為貶正其本之義也諸侯皆朝而獨書公乃魯史記事之法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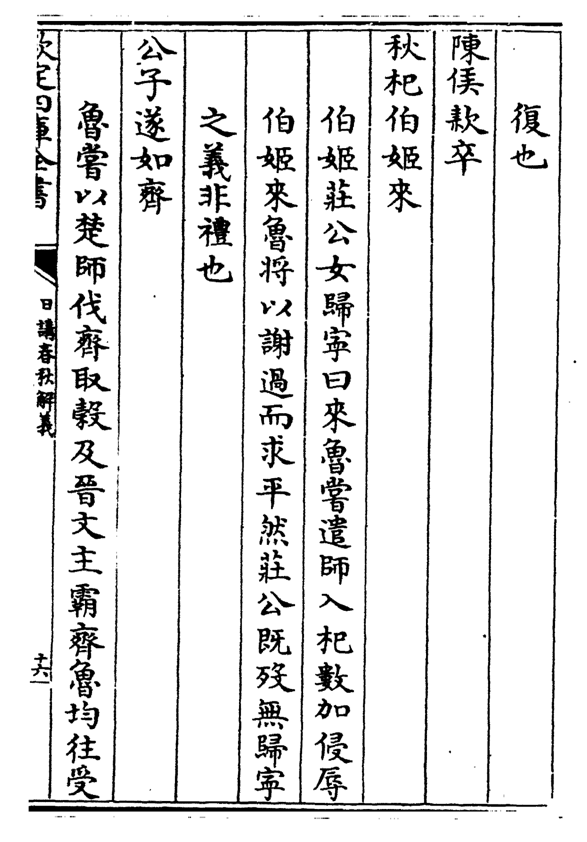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叔武夷謚也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宛濮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今天誘其衷也衷中也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以誘掖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

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歃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奉藉楚之力復者復中國也中國猶國中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侯出奔不名歸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殺叔武何以不書或衛侯不告魯史本無其文或魯史承告歸獄於歃犬孔子覈其情實而削之乃斥衛侯之名志元咺之奔以示其義也其稱復歸國乃所宜



復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歸寧曰來魯嘗遣師入杞數加侵辱伯姬來魯將以謝過而求平然莊公既歿無歸寧之義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及晉文主霸齊魯均往受

盟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亦足見霸權之立可以平諸侯之憾而息其爭也

附錄左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攝右權代舟之僑）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師出有功則愷歌入國）獻俘授馘（授數也數

所截耳飲至大賞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民勞篇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秦與諸侯會始此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梁作守河陽即温盖古孟津周畿內地襄王以賜晋文公杜注晋地河內有河陽縣今屬河南懐慶府古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左傳是會也晋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晋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言若天子自行出狩河陽非王狩地失地故書且明德也隱晋文召君之闕以明其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變例以起義之詞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

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不可致君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為文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晉侯召王而孔子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者所以尊周而全晉也蓋晉侯之召王則非而其本心乃欲率諸侯以尊周室若直書以示貶則無以異於心跡皆悖而躬為大惡者

故原其情而為之諱此聖人待人之忠恕也踐土之會出自天王故削而不書以掩其迹温之會出自晉侯故變文起義以原其情非聖人莫能修此類其較著者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 其日何録乎内也 朝于外為失禮録此以見魯之非

穀梁傳 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 謂公朝于

王所目惡以外謂晉侯再致天子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公若朝于廟當言如京師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也雖逆常而實主于敬王故曰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温即河陽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于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以臣召君顛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

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有日而無月蓋舊史之

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為坐獄之主甯子為輔位髙故先言之大士治獄官也以其主獄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衛侯不勝（三子詞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甯子以君在幽囚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

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故曰未可知）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

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放至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入者自外來晉以王命討衛衛為王之土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公羊傳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得晉之力以歸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怪咺訴執其君晉實主之為叔武爭也解晉助咺之故

穀梁傳 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衛侯雖有殺叔武之罪然於元咺為君晉文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書晉人示不得為霸討也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其罪已定矣特歸其人

于京師耳晉厲公之執曹伯書歸于京師蓋白其事於王而不敢專治其罪所以得為霸討而稱爵也大夫歸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國其所自有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會溫諸侯也丁丑十月十五日

穀梁傳遂繼事也承上文之事

晉帥諸侯圍許雖曰討其不朝于河陽然當時滕薛杞郳之屬不朝者衆矣葢齊桓既歿諸侯南嚮陳蔡鄭許且與楚連兵以圍宋城濮之後蔡鄭受盟陳亦如會惟許再會不至故帥諸侯圍之葢許在鄭南遠晉而近楚其亦懲於江黄之滅霸國不能救而姑附楚以紓禍與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内外者姓侯名獳史晉

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免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繼事也

曹伯何以名不能執義陳辭而貨筮史以求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不書所自以言自晉則身方在宋言自宋則釋之者晉故第曰復歸

附録

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一